

情节+人物+幽默

本年度最佳畅销作品

# 大唐云英四部曲

新

- 1 素心月妍
- 2 弄潮姬

有深情的  
情话语  
是我们  
最珍藏的  
爱的家  
在我们的  
花园里



棠邀月

慕情紫嫣

LOVE Y  
EVERY

大唐云英四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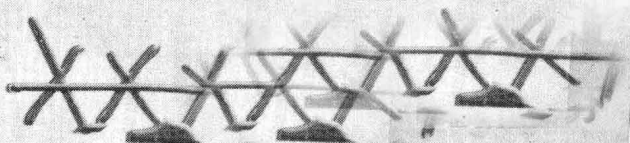


① 素心玥妍

② 弄潮姬沅

③ 海棠邀月

④ 慕情紫嫣



责任编辑:陈莎莎 海 鹰

封面设计:芳 蕾

新世纪经典爱情系列 大唐云英四部曲

凌淑芬 著

---

出版发行: 远 方 出 版 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蒙古乌海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370 千

印 张: 160 印张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1 年 12 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750 - 9/I · 299

总定价: 280.00 元

---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浪漫爱情故事与你分享

新世纪经典爱情系列

*I Love You*

年轻就该尽情放肆  
让地球为我转动  
让世界为我疯狂！



## 新世纪经典爱情系列②

### 大唐云英四部曲

之一：素心玥妍 (凌淑芬)

之二：弄潮姬法 (凌淑芬)

之三：海棠邀月 (凌淑芬)

之四：慕情紫嫣 (凌淑芬)

远方出版社

## 新世纪经典爱情系列

### 大唐云英四部曲

# 之一：素心玥妍

蓝雁冰

堂堂的大唐天子脚下办喜事，  
沅妍公主竟要许配给脑满肠肥的纨绔兄！  
炮竹声此起彼落，看着新郎眼巴巴迎佳人，  
却只见一群猪仔儿争先恐后地来报喜，  
然而，真正地沅妍公主早已被人偷偷调了包…  
沅妍本以为从此可以脱离险境，却意外被人掳至烟花柳巷，  
她被一看即知是边疆外族的他“救”以重金，  
以为人间处处有温情，岂料“迷魂香”乱人心神，  
她竟和他共度了一夜激情，这……怎么可以！  
古有明训：男女七岁即分席而坐，她却失了身……





## 第一章

梵音轻唱，香烟弥漫，庄严的佛像端坐在高高的堂座之上，神案堆放如山的素果和层层如云似雾的鲜花；双手合十三拜后，跪立在蒲团上的纤弱女子，闭上眼睛再次默祷几句，黛眉微蹙，在身畔的侍女扶持下，娉娉婷婷地转进后院。一道清静的假山流水，蜿蜒曲折地营造出寂寥的仙境般景物。

“小姐，丞相府又派人送了些瓜果素蔬盒过来，你要不要先进膳？”扶着纤细的主人坐在房间里那张镶金嵌玉的桌子前，那名有着微翘眉角的侍女，掀开了搁在一旁的茶几上面，用五彩绮缦花绸复盖着的簠簋，露出里头的各式珍奇果蔬，语带轻快的告诉仍蹙紧眉头的素衣女子。

“搁着吧，姬沅，来人有没有提起阿裕？”

为难地摇摇头，那位名唤姬沅的侍女，倒了杯仍不时冒着热气的茗茶，放在主子面前。“小姐，倘若太子殿下及齐王爷未遭不幸，今日这李氏江山全都是你父亲建成太子殿下的，你一位堂堂大唐公主，又何须受制于这小小的张丞相？”

看到姬沅那忿愤不平的模样儿，玥妍，这位曾是唐高祖李渊最宠爱的小孙女儿，也是前建成太子殿下最宝贝的侍妃钟氏所生的小公主，赶紧伸手捂住了姬沅的嘴，不安地左顾右盼，待看清附近除了几位远远站在廊下打瞌睡的近卫，别无他人后，她才不以为然地横了姬沅一眼。

“姬沅，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现今的我，只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虽有着祖父的护怜，但祖父重病不起，我们更要谨言慎行。况且，还要顾及到阿裕。”

想起了惨死于玄武门的父亲及叔父，玥妍两眼又迷蒙了起



来。原本和乐的家，因为二叔李世民为夺权，于玄武门发动袭击，令她的父亲建成太子及三叔元吉俱丧命于此。而世民更借此拥兵进宫，逼迫高祖，也就是她的祖父李渊下诏“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挟着强大的兵力，李世民很快地就以大开杀戒的做法，平息了东宫拥护建成，和齐王府的反抗势力。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后，在李世民的步步进逼之下，同年的八月初九，丧子之痛难平的李渊，即将帝位传给了野心勃勃的秦王李世民。

世民即位为太宗，次年改元贞观。至此，大唐天下的归属既定，他便展开整肃异己的工作。原东宫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旧势力受到围剿，建成与元吉的妻妾被充公为宫人，并授与如尉迟敬德之类，在玄武门兵变时助他且为之打先锋的功臣。

至于子嗣，全都格杀勿论。一时之间腥风血雨，使整个长安城人人噤若寒蝉，唯恐被误认为与建成或元吉有牵连而被诛杀九族。偌大的长安街头，百姓见面也只能对视摇头，快步急赴。只怕话说多了，被无所不在的密探给逮到，项上人头搬家不说，还要诛连九族。

在一波波的大屠杀之中，却有了两个漏网之鱼，即彼时受宣进宫陪伴高祖的玥妍及她的幼弟李裕。按宫中礼制，诸亲王公主非受诏不得进宫。但因玥妍是高祖最宠爱的小孙女儿，再者阿裕为建成太子的子嗣，倘建成太子即帝位后，小小的阿裕就是贵不可言的亲王了，在巴结逢迎的情况下，宫内宫外的内侍护卫，便都对玥妍偷携幼弟入宫的做法，睁只眼闭只眼了。

玄武门之变发生之际，高祖正带着玥妍姊弟泛舟于宫城西北隅的海池。听到近侍们慌慌张张地来报噩耗，几乎吓呆了的李裕钻到了桌子下，战栗地说不出话来。从祖父那顿时似乎老了十岁的表情中，自幼熟读诗书的玥妍，当下立即明白自己和幼弟的性命，正如蜉蝣般渺小，随时都有面对死亡的可能。

随着越来越多探子回报的消息，玥妍跟阿裕面面相觑。据报太子所居的东宫和元吉所驻的齐王府，已经是一片火海，佣仆四窜。至此，玥妍当机立断地拉着幼弟，双膝扑通地跪伏在祖父面前。

“爷爷，玥妍跟阿裕的命就操在您老人家手上了。”放声大哭地引起已经呆若木鸡的李渊注意后，玥妍抽抽噎噎地说着。而还懵懂未识事的阿裕，一心只想着藏在袖笼里的蝓蝓儿，不时偷偷逗弄几下。

见弟弟大祸临头了还如此贪玩，玥妍立即在他大腿上拧了一把，使得阿裕也哭得涕泪四纵。

“唉，玥妍，你二叔个性勇猛，寡人平庸，连这大唐江山都亏他多有建树。我早已揣想以他的个性，必然会对皇位的传承多起纷争，只是没料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沉吟了几秒钟，李渊以袖子掩着脸，哽咽地说道。

“爷爷，虽然二叔战功彪炳，但我爹跟三叔罪不及死啊，更何况还连累了家中的仆役……以二叔暴戾之性，倘使他杀红了眼，必然要对玥妍及阿裕赶尽杀绝。普天之大，能救我二人性命者，只有爷爷您啊！”趴在李渊的膝盖上，玥妍悲悲切切地哭诉着委屈。

“玥妍，好歹你们也都是我的骨肉之亲，你二叔他或许会念在手足之情，放你二人一条生路。”

“爷爷，刚才公公已来回报，在东宫和齐府，所有亲王公主俱已遇害，假若二叔知道我姊弟在此，必然不会饶过我俩，求爷爷作主，救我们两条小命！”听到外头传来杂沓的吆喝及步履声纷至，玥妍情急之下，更是紧紧地抱着祖父的小腿，苦苦地哀号着。

“玥妍……”李渊伸手轻轻拍着孙女儿的肩膀。对这种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惨事，他是看在眼里，心头直滴着血。他私心里不间断地希望建成、世民、元吉三兄弟能效法古人兄友弟恭，享有棠棣争辉之美，没想到……

还想说出什么较妥贴的话来安慰玥妍，那厢杀气腾腾的秦王李世民，已经在精壮卫队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将海池给重重包围了。

望着那个迈着躁急步伐、虎背熊腰且声若洪钟的男子，玥妍姊弟吓得连连打着哆嗦，紧紧相拥地蜷缩在祖父脚下，面无人色地盯着这位逢年过节，总是赏赐不少瓜果碎银给他们这些子侄辈的二叔父。

“父王……”朝李渊拱手为揖地参见后，世民一转身见到了瑟缩地盯着自己瞧的玥妍和李裕姊弟，他皱起了眉头，微微举起手，身后个个面孔凶恶的亲兵们，立刻虎视眈眈地向玥妍姊弟靠近。

“爷爷、爷爷！”抱住李渊的腿，玥妍另只手紧拉着正被卫兵们拽着要离去的阿裕，她发出了凄厉的呐喊。

“世民，你眼中可还有我这为父为王的存在？”震怒地看着年幼的阿裕在卫兵和玥妍的拉扯中嚎啕大哭，猛力一拍桌子，李渊大喝。“他二人都还是你的子侄……”

“父王，他们两人俱是乱逆建成之子，儿臣今日所为乃是替天行道。”示意手下放手，世民仍然倨傲地站在那里，朗声地为自己行为辩护。

“你说建成及元吉谋反，你有何证据？”

“父主，建成和元吉串通父王最宠爱的张婕妤，意图在父王临幸张婕妤所居的掖庭宫内玉华阁时，狙杀父王，幸亏他们事机不密，被儿臣派密探得知。”

听着二叔如此编派着父亲与三叔的不是，玥妍愤怒得忘了害怕，她紧握着双拳地冲到世民面前。

“不，我父亲与三叔到玉华阁是为了要与张婕妤共商为祖父暖寿之筵，决计不是意图谋反……”

“后宫是何等重地，你父亲与三叔竟敢擅入，光凭这一点，即是对父王无礼。更何况是与父王宠妃私通，悖戾常道，实是罪无可赦。”世民说到最后，伸出手掌，五指疾抓，结结实实地箝住玥妍细的颈子。

挣扎着想要脱离世民那如鹰爪般的手指，玥妍使尽吃奶之力，却还是无法撼动世民的手指半分。困难地自喉间噜噜地发出些气塞声，她浑身如寒冬枝头幸存的枯叶，涨红了双颊地瞅着一旁的李渊。

目睹姊姊痛苦挣扎的惨状，任手里提着的蝓蝓罐坠地而发出巨响，年方十岁的阿裕对着世民脚，又踢又打。

“别欺侮我姊姊，叔父你别欺侮我阿姊呵！”

浓眉一聚，李世民举起脚一踢，立即将阿裕如颗肉球般地踹得老远。冷眼一瞪，他的贴身近卫如大鹰捕小鸡般轻而易举地将

小小的阿裕拎了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阿姊！你们这么欺侮我们，待我告诉我爹爹，必定要你们好看！”被架得高高地，犹兀自对空拳打脚踢，阿裕哭嚷道。

“哼，丧家之犬还敢说大话，好，今天本王就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怒气冲天地拔出腰际所佩之剑，李世民将已经奄奄一息的玥妍往墙畔挤去，抡起剑便往阿裕刺去。

“不！”尖叫着冲向世民，玥妍拉住他的手，张嘴便在其虎口上使劲儿一咬，顿时令世民虎口鲜血如注，麻震得将剑掉落地上。

“你……”伸手连掴了玥妍几个巴掌，使玥妍重重地滚落李渊脚边，怒意熊熊的世民正要持起剑时，一旁的李渊不得不开口了。

“世民，休得无礼。这宫内乃禁革兵器之所，今天你袭杀兄长及幼弟，本该论斩，姑念在你战功卓著，寡人可饶你这杀兄杀弟的罪行。但若要依法论处，你无故携械入宫，是该当何罪？”

一席话顿时世民冷汗直流，没有错，依大唐律法，所有王公近戚文武百官，甚至是亲王如他之流，在宫外即需缴械，方可入朝，违者尚可立时推出午门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今天是因为适才于玄武门与建成及元吉之近卫军激战，听闻还有漏网之鱼，为求赶尽杀绝，他一时之间忘了父王的心头大忌，未及时缴械，匆匆赶来追捕玥妍姊弟，才会铸出大错。

“父王，儿臣知罪，请父王恕罪。”当下立即跪于李渊面前，额头在青石板上咚咚咚地连磕了数十下，不一会儿，世民已经血流满面了。

眼看自己最偏爱的儿子和孙女，李渊重重地叹了口气，伸手扶起世民和嘴角含着血丝的玥妍。

“世民，这大唐江山总有一日会传入你手里，为政者最需惧畏史官笔。你今日所做所为，已是难以回头。倘若连这两个稚龄小儿都不放过，可知后代世人将如何议论你？为了你百年后的名声，你……就听为父的劝吧！”

将父亲的话想了想，世民这才悻悻然地盯着玥妍和阿裕。“儿臣谨听父王训示。”

望着世民那稍微和缓了些的脸色，李渊心头的重担才敢微微

卸下一些。“玥妍年方十四，阿裕刚满十岁，现在俱成无依无靠的孤儿。无论是要与你争权，或是想要报仇，家毁人亡又无近亲奥援。他们实在是碍不着你了。”

“父王的意思是？”紧紧瞅着李渊，世民步步为营地追问。

“依寡人之见，玥妍尚未及笄，现下若论及婚嫁亦太早。寡人想等玥妍及笄后，为她选配门好亲事。至于阿裕，他可入宫伴太子为侍读。倘若他日成材，可为你分担国事；不成材的话，封个亲王也可衣食无缺。如此一来，可为我李家厚植国力，再者亦可彰显你的仁德慈爱之心，你看如何？”李渊心疼地拉起袖子为玥妍擦去唇畔的血迹，阿裕此时也抽着长长的鼻涕，惊魂未定地挤在姊姊身旁，姊弟两人惨白着脸，恐惧地盯着沉思中的世民。

将父亲的动作尽收眼底，世民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大唐皇帝最宠爱的小女侄。建成、世民和元吉三兄弟，纳有妃嫔无数，生下许多的皇太孙。各个亲王府中壮丁满满，就是没有孙女儿。

不是没有生养女娃儿，而是一出生即夭折，或是未及周岁即猝死，令早已含饴弄孙的李渊常引以为憾。

“女子为好，如今寡人有子有女，空有这一大堆的孙子，就是没有孙女儿，这如何凑得成‘好’字哪！”不只一次，李渊在酒过三巡后，便要旧话重提。

初时世民根本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比起男儿的出将入相，开疆辟土，垦荒兴农，女儿除了传宗接代外，似乎没有多大的用途。

但他错估了李渊的心态，孙儿固然可喜，但哪若女娃儿的娇柔宁馨？征战南北耗费了他大半生的时光，及至一统天下，他只想有舒适的家居生活。但男孩们的器闹纷乱，常常使他不得不避居内宫，或根本不谕他们入宫。

玥妍即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于太子建成之家，彼时元吉宠妾钟氏妊娠在身，世民之秦王府则刚诞生了位小亲王。上报皇后之后，高祖皇帝仅赐以金银布帛，但听到信差来报，建成太子家喜获一位小公主后，平素不轻易出皇城的高祖，却辇驾如云地赶去探望，将建成太子的东宫挤得水泄不通。

赏封完受宠若惊的建成太子及呆若木鸡的钟氏后，高祖随即

要内侍去抱出甫出世的女婴。

“快，寡人想看看这个孙女儿，快去抱过来给寡人瞧瞧！”兴奋地捋着长须，李渊意气风发地吩咐着左右。

“快！万岁爷想诏见咱们的小公主，快去抱出来给父王瞧瞧。”催促着侍女，建成也感染到父亲的兴奋。

在阵阵器闹和器物乒乓夹击后，被以一方素锦裹着的小娃娃，在官人和奶妈的战战兢兢下，被送到高祖面前。

原已吸吮饱乳汁、正紧闭双眼睡着的小公主，或许是因为人声鼎沸和灯火通明的刺激，但高祖还是较相信左右近臣所说——为见龙驾之故，一被高祖抱到，立即睁开圆亮双眸，目不传睛地盯着她的祖父瞧。

更令高祖高兴的是，这出娘胎不过一时半刻的小娃娃，居然冲着他甜甜地笑了起来，不时手舞足蹈地想伸手去抓他的帽带。

“好，好，如今寡人总算凑到了个‘好’字。这小娃儿见着了寡人，不但不啼哭，反倒是笑得恬静，可见是我大唐的瑞兆。建成，你为这孩儿取了名没有？”

“父王，还未取名，儿臣想请父王为这孩子赐名。”

“唔，看这相貌清华，骨骼纤巧……”抱着孙女儿在室内踱着步子，李渊的才学并不渊博，充其量只能说略识之无之列，所以他苦苦思索着该取些什么样的字，一方面可以为这个盼了好久、得之不易的孙女儿命名；另一方面也可在满室的文武大臣前，夸耀自己并非村莽野夫，那个靠武力取得天下的吴下阿蒙了。

“嗯，月圆……月圆……”一眼望见外头那轮明亮如镜的月时，李渊低下头看着正满足地吸吮着自己手指的婴儿，月光洒在她脸颊，使得她看起来更是小巧可爱。

但脑袋空空如也的他，绕了半天子，嘴里叨念了许久，还是挤不出什么东西来，胸无点墨的他只有为难地搔搔头，气馁地直咬着气。

这时幸好他平素十分礼遇的大臣姚续看出了他的窘状，跨着大步地来到李渊面前，这位前朝在江南相当有名望，李渊立国后，几番命人特地去延揽入朝的文人拱手为礼地替他解围。

“玥妍，圣上英明。玥乃产于南海神异之珠，自不比于寻常珍



珠，一如小公主，不只是太子殿下之掌珠，亦为圣上之掌珠，玥妍者，美好之谓。公主金枝玉叶，至尊至贵，睥睨群芳，玥妍之好，足见圣上诗学文焕彰。”

在姚续这番大肆吹捧，又极力附庸舐舐的情况下，左右那些文武百官们，便也依样画葫芦竭力赞扬，令原本有些赧然的李渊，不知不觉中飘飘然地以为自己才华出众。

“好，那就赐名为玥妍，赏绯衣凤辇，封为玥妍公主，封邑三千，金五千两，帛彩丝绢各三千匹。”龙心大悦之余，李渊一口气便出手阔绰地大加封诰。

“父王，这区区一介女娃，父王的赏赐竟胜过儿臣家的小亲王。况且封邑三千，直比战场立功的将领还多，这……”眼见父亲对玥妍的封赏明显地胜过自己的儿子，性急气躁的世民，立即忍不住冲口而出地抗议。

“二哥，封赏多寡是父王的心意，你……”在旁边也颇不是滋味的元吉，故意扇风点火、添油加醋地道。

正在此时，齐王府的家丁来报，元吉宠妾张氏亦已生产，为一对双生男胎。虽然已经有近打的儿子，元吉还是得意洋洋地向李渊讨赏。

“既是男儿，那就依宫内规矩，赏赐金银布帛即可。寡人头痛的宿疾又起，要回宫休息。”三言两语地打发了兴高采烈的元吉，李渊即刻宣布起驾。

悻悻然地送着父亲到门外，元吉脸上布满了阴云，而世民则是带着落井下石的幸灾乐祸表情望着他。

“建成，以后每旬带玥妍到宫里给寡人瞧瞧，另钟氏亦可随玥妍进宫，寡人特准你府中女眷到御花园游赏。”临踏出太子府前，李渊又加了这几句，更是令世民和元吉嫉妒得脸色发青。

从此每隔十天左右，宫内执事的公公便会带着由圣上发出的谕旨，到太子府来接玥妍和一千女眷，浩浩荡荡地到御花园游玩。

进了宫城后，除了圣上赐辇的玥妍，其余的人包括她的生母钟氏，都必须下轿步行，唯有身着绯衣夹缘裳的玥妍公主，才能以辇代步，在宫禁之内长趋直入。

可以说这小小的女娃李玥妍，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玥妍公



主，是李渊的心头肉。别说想取她小命，即使只是伤她一根汗毛，圣上也要严加查办。看着父亲凝重的神情，世民垂下眼睑，令人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

待他重又抬起头时，脸上已然换了副和蔼的面容，他趋向前执起玥妍的冰冷小手。

“父王训示得是，我兄弟不忠不孝，离仁背德，我虽诛杀了他们，但仍感念自幼的手足之情。既然父王如此训示，儿臣就遵照父王教导，将玥妍两姊弟带回秦王府抚养，待玥妍及笄，再为其择一门好亲家……”世民目光转向正用眼睛四处搜寻着到处窜爬的蚰蚰儿的阿裕，他的目光却逐渐冷峻了起来。

“嗯，这样的话，寡人也就安心了。”李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玥妍身上，所以他放下辇上的垂帘，内侍们则准备将辇抬起，踏上归途。

“爷爷，爷爷，求爷爷为玥妍作主。”看到了二叔的脸色，再看看已经肆无忌惮地玩着蚰蚰儿的弟弟，玥妍扑向前去，拉住了内侍们所抬着的横杆。

“噢，玥妍，寡人已将你们姊弟托付给你二叔，你还有什么事？”面对这个水灵灵、最令他不舍责骂的宝贝孙女儿，李渊再次招手要辇夫们停住。

“爷爷，玥妍的父母骤逝，理应为他们服丧，这才是为人子女应尽之道。”感受到背后两道如炬似针般的视线，紧紧地盯着自己，虽然难忍心头恐惧，玥妍还是挺直了背脊，试图以较流畅的言词解释着自己的动机。

“嗯，服丧是应尽的孝道。”

“但玥妍若寄居二叔府邸中，因居丧之人诸多不便，玥妍不愿叨扰二叔父，所以……所以……”

“所以如何？”

“以玥妍想寄寓于城西的佛寺，暮鼓晨钟为父母祈福，且可免去惊扰秦王府安宁。”

以最快的速度说出了心里的想法，玥妍紧张得握紧了拳头等着祖父的裁示。若得祖父应允而寄身佛寺，则一来可以在佛寺的护佑下逃过二叔父的追杀，因为即使是骁勇善战如猛虎出柙的李

世民，还是无法泯灭对鬼神的忌惮。再者，佛寺内藏供有李氏先祖的牌位，向来是宗庙重地，即使是贵如天子，亦不能随意进出，需遵守礼制而行。

况且，依目前的情况看来，父亲跟三叔死后，必然被排除在入宗庙族谱之外，若依她的办法而行，则起码可以确保父亲跟三叔的牌位仍在宗庙之内，免得成了无主祭祀的孤魂。

“好吧！难得你一份孝心可感，寡人明日一早即命人将佛寺整理好，让你住进佛寺。只是，玥妍，这丧期可长可短，你要服丧多久？”

“爷爷，父母丧终生恸。玥妍想多做些法事……至少也要居丧至禅祭。”

“禅祭可就是二十七个月了，玥妍，寡人可是舍不得你啊！”

“爷爷，玥妍到佛寺后必勤于礼佛，求佛菩萨保佑，让爷爷长命百岁，永享富贵。”

“好，好，唉！那你就去吧，在搬迁进佛寺前，暂且住在宫里，好好地陪伴寡人。”

在送走了祖父之后，玥妍才一回头，就被二叔李世民那恶狠狠的目光，瞪得几乎要尖叫了起来，但她强自忍着心中的惧意，将阿裕拉到自己身后，大着胆子地瞪回去。

“爷爷圣旨已下，二叔父还有什么交代？”

缓缓地点着头，李世民眼中带着异样的光彩。“玥妍，你果然不同凡响，小小年纪竟想得出如此周全的计谋，父王悦你身为女儿身，我却要惋惜你非男儿，否则前程无可限量。”

“二叔父过奖了，朝中天下有二叔父擅场，又岂有我后生小辈造次的份，况且玥妍身为女儿身，更是没有干预朝政的道理。玥妍只想寄住佛寺，为爹娘祈福而已。”

默默地盯着玥妍姊弟瞧了一会儿后，世民即带着他那一班鹰犬侍卫们离去，直到此刻，玥妍才发觉自己早已冷汗湿透全身了。

世民并没有放松对玥妍姊弟的监视。第二天，在迁入佛寺的同时，玥妍即发现在佛寺的周围驻扎了不少世民所谓戍卫玥妍公主安危的军队，她为此更加忧心忡忡。

果然，在祖父李渊因为宿疾卧病之后，代掌朝政的世民，立即